



播出時間：新唐人衛星電視每週六上午 9:00am -10:00am,  
每週六晚 11:00pm -12:00pm (重播)

2003年辛灝年先生在斯德哥爾摩的演講

# 「中共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什麼」 - 經濟改革篇 (節選3)



【辛灝年】八五年發生了兩件事，一件是好事，但從好立即變壞。那就是農民賣糧難賣，打白條子。即賣一百塊錢的糧食，只給你六十塊錢、五十塊錢，到第二年還拿不到這個錢。農民發火了，一直火到現在。第二件事情，一大批有權力的人，用自己的權力在國營的工廠裏，把平價的物資包括鋼材、化肥買進來，然後再高價在市場上賣出去，這就是趙紫陽先生搞的價格「雙軌制」。我們多少有權力的人，因為這一轉一倒之間發了財呀。我們多少民間的小企業、鄉鎮企業和我們農民遭了難啊。

就因為鄧小平先生說，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，就因為這句話，他們的子弟們不僅成了中國最有權的階級；而且成了中國最有錢的階級。也是因為如此，中國共產黨從幾十年革命抓權；開始走向了為革命而

抓錢。權也要，錢也要，什麼它都要。我請問大家，這叫市場經濟嗎？不是。

八五年之後，正是因為官倒腐敗；正是因為農民的狀況的日益下降，城市工廠的經營越來越糟糕，才造成了一批黨內、黨外的知識份子和普通的青年民衆，要求進行政治改革。結果呢？結果大家知道。八六年底、八七年初學生開始遊行示威，被化解了，進行了秋後算帳。八九年，一場血雨腥風，連慈禧太后都是自欺萬萬不如的呀。

八九年到九一年這兩年我在國內，空氣裏一根火柴都點的著啊。鄧小平覺得這個日子沒法過了，遲早要出問題。他從北京到武漢，發起了「二度改革」的號召。猶如西太后在一九零零年的西安發動的二度經濟改革的號召，進一步地引導人民和全社會向錢看；進一步地一手抓政治高壓和鎮壓；

一手抓經濟放縱。只要你想發財，你就去發財。只要你不反對我，你怎麼活都可以。

是腐敗的成就大，

不是進步的成就大

【辛灝年】正是由於經濟改革的經濟制度，不是自由的市場經濟，是專制的改良型經濟，是權力掌控的經濟。正是因為中國的富人們不是所言的那種中產階級，而是特權階級和特錢階級，所以二十五年來，我們必須承認在中國大陸經濟方面也包括其他一些方面是有進步，可是我要說的是腐敗的成就大，不是進步的成就大。

二十五年的改革開放，平心而論，不能說沒有成就啊，可是這個成就跟他腐敗的成就，腐爛的速度相比，不是小巫見大巫，是沒法比。今天中

國大陸一貪就是幾十萬，幾百萬，上千萬，甚至於上億啊。「大貪做報告，中貪無所謂，小貪戴手銬，不貪的往邊靠」，不貪污混不下去啊。

發展不是硬道理

【辛灝年】鄧小平先生曾經遺留下一句話，說搞經濟沒有錯。他的名言是，「發展是硬道理」。

我的話是，發展是道理，但不是硬道理。為什麼？我承認我不懂經濟，術業有專攻，哪有全能的人。可是我懂一個道理，那就是如果這個社會的財富，絕大多數都流到貪官的口袋裏去了，這個具有一定財富的社會，只有那麼最小的一點點分散在最大多數的人群裏，我請問，這樣的經濟發展有什麼意義？這樣的硬道理能造成什麼結果呢？工人下崗，農民外流，只能造成這樣的結

果呀。

我想說一句話，發展不是硬道理，硬道理是人民的安居樂業。

所以我想，中共改革開放二十五年，它的經濟改革，首先是在它的經濟制度下，它就不是一個真正的自由的市場經濟，是專制的改良型經濟。它是一個製造了相當數目的特權階級的經濟發展，而不是在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正常的中產階級，它造成了腐敗的歧生歧長，迅速地腐爛下去；而不是使得它真正經濟的成就發展起來了。它沒有使我們的人民一天一天，一月一月，一年一年地安居樂業了；而是使我們的人民一天又一天地不能安居樂業了。近幾年的圈地運動逼的多少家破人散，我們就不說了。

(詳細內容請見：<http://www.ntdtv.com/xtr/b5/2006/07/08/a46515.html#video>)

## 「人傑地靈」



# 探索 - 魏京生 第五集 堅持 (節選)

播出時間：新唐人衛星電視 每週六上午 6:30am-7am

93年我被釋放了以後，當時很轟動。人們都期望通過這麼一個釋放，透露出一個信號，就是中國的政治氣候可能會變得更好一些，也許會走向民主化，總之人們是懷著這種希望吧。

我蹲了15年監獄之後，出來我看到的這個中國已經和15年以前完全不一樣了。道德的淪喪，當然現在更糟糕。但是93年就已經是道德淪喪，文化破敗，崇洋媚外。但是確實在中國也仍然有一大批一大批的仁人智士。

我當時非常奇怪，我們79年的時候，就去幫助這些上訪的人，怎麼弄了半天到了

93年還有那麼多上訪的？最近我看了很多新聞也說國內上訪的好好比79年的時候還要多。所以應該說現在的社會矛盾，其實比79年那時的社會矛盾還要尖銳。而現在的這個矛盾已經不是老百姓滿意不滿意的問題了，而是一種非常尖銳的階級矛盾。一部分人把持權力的同時把持著財富，把持著所有的社會資源，而大部分人則喪失了這種權力和資源，而且得不到自己的利益，生活處於極端貧困的狀況。那麼這個社會的基本矛盾應該是當前中國社會最基本的矛盾，所以共產黨的那個政權不穩，可能跟這個有非常直接的關係。

93年我在外頭當然也開始號召大家搞工人運動，包括要組織反對黨。這個共產黨是不可容忍的，所以很快又把我抓了起來。

抓起來的過程也是一個小故事。當時在美國已經有一個很大的爭論了，就是要不要把人權和貿易脫勾。柯林頓政府為了拍中國政府的馬屁，滿足美國這些大資本家的需要，就要把貿易和人權脫勾。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，產生了很大爭議，最嚴重的一次，就是當時的國務卿克里多福，他想到北京去聽我的意見。

公安局把我給扣了。他們跟我談判，說我們請求你不

見，我們願意提供很多交換條件。

我知道共產黨是不講信用的，但是在那種情況下，我覺得我可能也要冒一次險。

當我到濟南的時候，克里多福已經離開中國了，所以

我就跟他們說，克里多福已經走了，按照咱們原來的談判條件，現在我得回北京了。這個時候他們就反悔了。

再次出獄後，在機場跟家裏人見了一面之後，我就被直接送上了飛機。我一到美國，有很多記者就問說，你在飛機上可能會想很多、好像感情會非常激動。我說我一點都沒有。因為我坐在飛機上，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到了美國會面臨特別特別艱苦的工作，我一點都沒有激動，我真的是沒有激動！

(詳細內容請見：<http://www.ntdtv.com/xtr/gb/2006/12/02/a52205.html#video>)

